

军人的荣誉

■王雁翔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—

足以充实人的心灵。”《军人的荣誉》中，熊扬志两次荣立三等功，被南部战区陆军评为“装甲兵专业尖子士官”，每一束荣誉的花朵背后，都有一段被汗水浇灌的耕耘岁月；《交心》中的张勇，在与战友的交心谈话中认清了自己的局限，明确了自己的道路；在《游向月亮》中，“我”在战士的感染下，坚定了游下去的信心，向着东方的月亮，涉过了暗夜里无际的深海。

关山万里，行始足下。对信仰和目标的笃定，使攀登的脚步从未停歇。在人生道路、军旅征途中，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峻岭崇山，陷入徘徊迷茫的泥淖。这时，认准目标，迎难而上，便是攀登者的姿态。

本版插图：赵建华 袁泽方 赵瑛鹏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攀登

■孙佳欣

1960年5月25日凌晨，王富洲在缺氧20个小时及食物殆尽的情况下带领队友登上珠峰，在地球之巅插上了第一面五星红旗。电影《攀登者》中有一段话：“我们为什么要登山，就是为了登上让全世界看见我们，看见中国……我们要测量准确的高度，是中国的高度。”

加缪曾说：“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



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新兵连有个士兵叫张勇，训练考核回回争优。可自从分到一连一班后，他像是突然被踩了刹车，在阶段性训练考核中，成绩大跌。

班长梁鸣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“如果张勇还没有起色，等集训结束后，无论如何我也得跟他好好唠唠。”看着训练场上挥汗如雨的战士们，梁鸣喃喃自语道。

“两年前，你为了完成学业，告别军营……”周六上午，张勇独自爬上训练场东边的山顶，坐在大松树旁的石头上。风凉凉的，似乎也在替张勇整理着缠成一团的思绪：“二次入伍，你憋足了劲要争上游……”

“右手持枪，目视前方；曲身快跑，距离适当！”一个大嗓门打断了张勇的思路——这声音他太熟悉了，说话的人叫王坚强。

二次入伍，张勇遇到的第一个“对手”就是王坚强。这人高马大的，身上有一股子“虎”气。他待人温和和气的，跟谁都能聊上几句。可一到训练场，他比谁冲得都猛。

王坚强一招一式耍得虎虎生风，透着一股舍我其谁的霸气。张勇不由得暗自为王坚强竖起了大拇指。“王坚强！”张勇冲着王坚强招手。

王坚强闻声抬头，见是张勇，便向他跑来。“你可以呀！”王坚强刚坐下，张勇就打趣道：“这才一个月，就能给别人当‘教官’了！”

王坚强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后脑勺，说：“我爹告诉我，新兵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打牢基础，我觉得他说得对，只有地基稳了，才能起高楼。”

嘿，还真是，只要有时间，王坚强就去训练。有好几次，王坚强也想拉着张勇一起，可他怕掉价，还奚落王坚强

“笨鸟先飞”呢。

“当时我听你劝就好了。”张勇自我检讨着。

“你看梁鸣，都是班长了，训练还那么刻苦。”王坚强由衷感叹：“他去年在集团军比武中还得了冠军呢！”

说到梁鸣，张勇的脸红了。

自分班后，梁鸣成了张勇的班

吓了张勇和王坚强一跳。在两人疑惑的目光里，梁鸣扑哧一声笑了：“我在山后背教案呢，背累了就上山活动活动，不想遇到你们啦。”

“梁班长，你来得正好，我要向你……”没等张勇将话说完，梁鸣就抢过了话头：“你最后说的话我听到了。要说作检讨，也应该是。我刚当上班



交心

■韩光

长。这梁鸣年纪轻，比张勇小了好几年，平日里说话总是命令的语气，硬邦邦的。一想到自己也算个“老兵”，如今在这年轻班长手下“受气”，心里便别扭得很。于是，张勇训练时常溜号……“我不该以老兵自居，我应该向他学习才对。”

“你早就该这样想了，梁鸣很看重你，可你的成绩却让他大失所望。”王坚强又清了清嗓子，说道：“别在应该较劲的地方较劲，当兵就得拿成绩说话！”

“你说得对！”张勇猛地站起来：“我这就向梁班长承认错误去。”

“你俩在这里交心呢？”梁鸣的出现

长，经验不多，有时候语气生硬，让人不好接受……如果有做得不妥的地方，以后还请你随时批评指正。”

“梁班长！”张勇红着脸说道：“今后我一定服从命令听指挥，打牢基础，提高成绩！”王坚强，你以后加练时一定要叫上我啊。”

王坚强笑着说：“当兵分到一个班就是缘分。日子还长着呢，咱们以后相互促进共同成长吧！”

正巧山下一支队伍吼着“一二三四”跑步经过，那震天的口号声惊起了一群飞鸟。在鸟鸣声中，三人相视而笑。

实弹，就发现自己动不了了。因为受伤，我退出了比武。不甘心啊，我多渴望和战友一起冲锋陷阵。

可临阵折戟，我也有收获。什么收获？它使我开始思索，如果我的战车发生战斗减员，如何继续战斗？即使最后战车上只剩我一个人，我要如何一专多能，将炮弹射向敌阵地？

之后，我用3年努力，通过履带装甲战车三大专业等级考核。又花5年时间，通过装甲驾驶专业特级和技师考核。武器装备操作和信息通信也没落下。

我的战位一直在装甲步战车上。当兵第6年，我是连队装甲驾驶教练员，2017年又扛起了全旅履带装甲步战车总教练员的重担，是我们旅步装分队的第一个高级军士。

那年备战陆军“铁甲奇兵”比武，我担任旅和集团军履带装甲战车集训教练员。

参赛车组在旅里集训。履带装甲总跑不过轮式装甲战车，遇到拐弯，履带装甲要提前减速，这一减速，就被甩到了后边。我心里急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。

啥想法？我要让重型履带装甲战车跑过轮式的。

战友不信，说不可能，履带装甲车车身重，拐弯时必须提前减速，速度过快，履带会脱落。

我将履带平时绷紧一节，驾着战车试了几次。履带战车转弯时，让它像赛车一样漂移，减速距离一缩短，灵活性和速度就上去了。

有人又担心履带过紧，在沙场上左冲右突，会断裂。

我一听就火了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敢，不放手脚大胆实践，战场上凭什么打胜仗？我驾驶那么多装甲战车，只见过履带脱落的，没见过一次断裂的。

结果你猜怎么着？

嘿，在赛场上，我们履带装甲跑过了轮式装甲。

去年，我们要列装某新型战车。在全旅履带装甲驾驶专业集训上，我建议旅里用某型战车作为前期训练装备，使新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。

可别小看这先迈出的小小一步。正因前期开展了针对性集训，接装驾驶员进入情况非常快，新装备一到位，两个月，我们就能上演兵场。

微纪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海边，月亮悄悄探出了头，轻柔拉下天边的百叶窗，隔绝了满天霓虹。大海张着深渊巨口，贪婪地吞噬所有光亮，周遭陷入黑暗，水面黑沉静谧，水下危机四伏。

海风好像迷了路，胡乱地吹，我的心情也被吹得乱糟糟。今夜海训，我虽会游泳，但对夜里的大海仍感恐惧。于是找了一处静谧的沙地，试图平复一下心绪。

海水拍打着沙滩，层层海浪浮起又退去。伴着海水的节奏，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这时，一名年轻战士快步走来，他坐下抱住双腿，将头架在膝盖上。听着他短促的呼吸，我想，他肯定是被这黑夜里的海吓着了。

有些恐惧只能自己克服。我叹了口气，打算离开这里。这时，年轻的士兵开口了。

“排长，我有点害怕，你怕吗？”他将头摆向我，眼神闪烁。

这个问题很尴尬，我只能故作深沉，“有一点……大胆游就可以了。”

“游向哪里呢？”小战士问道。

“游向终点。”

“是啊，终点。”他重复着，“可终点在哪里呀，方向都找不到。”他有点泄气，似乎今晚的夜训将成为他难以迈过的一道坎，而他的冷漠成了浇灭他所有希望的冷风。

我很愧疚，他肯定比我还紧张，我本该好好鼓励他。我抬起头，看着面前一片漆黑的大海。对啊，方向呢？方向在哪里？夜晚不比白天，白天方向好找得很，而今晚，星星也被薄纱般的云雾藏匿，只有一轮圆月散着冷白的白光。

突然，他坐直了身子，急切地指向天边。

“排长你看，月亮是不是也可以指引

我这人较真，爱琢磨，遇到问题不会绕道走，总想着用什么办法解决了才安心。

装甲战车长时间高速行驶，发动机温度过高，水箱散热器上的百叶窗会自动关闭，易出现各种问题故障。我在训练实践中逐一琢磨出解决办法，还专门总结梳理了一套《常见故障及快速解决方案》。

哈，不说这些了，像王婆卖瓜，怪不好意思的。

三

熊扬志晃动着他的笔记本，黝黑的脸上泛着红晕。“若以小利计，何必披征衣”被他端端正正记在扉页——

这是我的座右铭，为啥是这几个字呢？因为它背后有一段故事，啥故事？嘿，我想留个悬念，我从小喜欢读金庸，他笔下的大侠总得有点秘密……

战友被他逗乐了，大笑起来。

这时，连长牛振国像一股热风，卷着一身热气进了会议室。

牛振国的老家在泰山脚下，身上有一股子“泰山石敢当”的劲头。当他还是“夜老虎连”四班班长时，已是颇有几分传奇的“牛”人；集团军射击比武，他必名列前茅；参加原广州军区专业比武，次次拿第一；在一次比武上，他驾驶近7米长的装甲步战车，以每小时60公里时速驰骋沙漠，停车误差不超过10厘米。

——我是熊班长带的兵，他带出来的40多名驾驶骨干，有3人考取了装甲驾驶最高专业等级——特级。

四

牛振国说，1964年，我们二连参加全军军事大比武，勇夺夜间进攻和防御两项第一，被授予“夜老虎连”荣誉称号。随着换装转型和作战样式的变化，各种新的训练难题不断出现，熊班长是老兵，也是连队训练攻坚克难的骨干。

2013年，我参加集团军比武训练，在一项夜间课目上，遇到难题。当时，他是我的教练员。

漆黑的夜晚，红外夜视仪下的水面与路面，看上去几乎是一样的，很容易误

判。熊班长有自己的一套方法。他将红外线聚光点调整到与履带延长线重合，难题迎刃而解。没有他的帮带，也许那次比武我就无法夺得步战车组第一名。

说着，牛振国那如刀削的瘦脸上浮现出一抹怀念的神色。

熊扬志拍拍牛振国的肩膀，笑着接过了话茬。

——牛连长因素质突出，单位推荐他为提干对象……然而，“好消息”遭到了他妻子的反对，因为他答应过妻子，干满中士就退伍。

团里把他妻子接到部队，把他的奖章证书摆了一桌子，给她细数一枚枚奖章背后的故事。

“这枚奖章是牛振国参加师里射击比武获得的。这个比武要求选手在运动中用不同射击姿势，对随机出现的各种显隐目标进行射击。技术难度大，选手精力要高度集中，稍有迟疑，射击目标瞬间就会消失。那天不巧，牛振国刚进赛场，一只飞虫突然扑进了他的右眼。一丝灰尘弹进眼里，人都受不了，何况一只虫子。牛振国忍着疼痛，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了比赛，还打了个满堂彩。下赛场时，他的眼睛肿得像桃子，连颁奖仪式都没参加就被送到了卫生队……”

听完第一个故事，妻子就掉泪了。

2021年，牛连长得知旅里有“坦克两项”国际军事比赛任务，主动请缨。

在集训地第一次全程模拟考核中，坦克进入射击阵地，因车速过快，一脚刹车让整个车尾翘起近半米高。他在车内被车辆惯性甩至炮塔前内壁，整个小臂刚好被炮尾夹住，随即一声脆响——骨折了。但在炮尾落下的瞬间，他迅速抽离手臂，忍着剧痛配合炮长完成了主炮射击。

在“坦克两项”国际比武赛场，他对炮长梁伯进说：“不要紧张，坦然面对，记住首发瞄准点，打不中不要紧，我下车给你补弹就是。”

第一轮激战，他带着车组创造“坦克两项”开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。第二轮面对突发难题，他果断处置，依然夺得单车赛小组第一，获得总排名第三的优异成绩……

牛振国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忙截住熊扬志的话头：“咱们都是英雄连队的传人，为了这份荣誉也得好好干！”

熊班长与牛连长相视而笑，欢喜与自信像时光褶皱里细密的光亮，在额头和脸颊上轻轻荡漾开来。

游向月亮

■韩光烁



方向？”

“是啊。”我给他讲述了月相与农历的关联，“上上西西，下下东东”，按照推算，今天月亮是在东方。

“东方？那不就是终点的方向吗？”他站了起来，兴奋得语速都快了很多，“游得够久，没准还能等到太阳呢。”他的眼睛开始露出点点光亮。

“可距离那么长，游下来也会很吃力。”我扫兴地说道，“海里还有水母，晚上水凉，容易抽筋，还有……”

“可是排长，不管怎么样，月亮就在那里。我有力气，有方向，总能游到呀。”

我不禁哑然，仰起头看着他，这个战士还青涩，他一改方才的消沉，充满跃跃欲试的冲动。

是啊，不管多么黑暗，前行路上阻碍有多少，月亮始终在那里，终点也就在那边，只要出发，只要坚持。

他的呼吸变得轻快起来，他眼中的炙热似乎烘干了凝在半空的云雾，月亮也更加慷慨地洒下光辉。我的心也跟着畅快了起来，不由自主站起了身。

“大胆游就可以啦，排长！”

夜训的队伍如同两条黑色的流线，

故事
兵阵

长征

第6113期